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□黄勇

12月初,回内江资中老家给父亲祝寿。老大很是期盼地对我说:“侄女上大学了,你也有时间了,来重庆好好耍几天嘛。”老大的意思我懂。重庆在我的游历足迹中,基本上还是空白。这事说来话长。

那年春节,父母让我们四兄妹去么姑婆家拜年。我们走了10多公里,突然眼前出现一条大河。我家所在的丘陵地带是没有河的,陡然见到这么一条宽阔的河,作为小学生的我,自然是无比的震惊。

我们坐在岸边休息,我问读初中的老大,这条河叫啥名字。老大摆出一副老教师的面孔纠正我说:“这不是河,是江,沱江。”我顿时为自己的见识浅薄而脸红。羞愧感过后,我又问:“沱江从哪里流来的呢?”老大站起来,用手比画着说:“沱江是从成都那边流下来的,流到这里,往下就流到泸州,跟长江汇合,又流到重庆,然后一路流到大海。”

重庆?我心里一喜,这个城市的

名字好喜庆,好有彩头,于是脱口而出:“我喜欢重庆,长大后要去重庆上班。”老大半带劝慰地说:“重庆夏天热哦。我喜欢成都,今后要去成都。”

可有些事情往往不按我们的预设发展。我大学是在成都读的,毕业后留在成都,经历可谓云淡风轻、顺风顺水,就像滚滚岷江水流经都江堰后,在成都平原平缓而温顺地流动。我曾经像重庆人一般火爆的脾气,这么多年来,被温和宽宏的成都所包容。

老大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偏远学校教书,几年后,他辞职到了重庆打拼。他的经历比较曲折,就像重庆爬坡上坎的地势。曾经性格温和的他,在重庆这座城市的氤氲下,变得刚毅、勇敢。

我们就这样在“造化弄人”的机缘下,从地处成渝之中的老家分手,背向而去。曾经梦想去重庆的到了成都,要

成渝兄弟

去成都的到了重庆,互相换了个位,成了一对成渝兄弟。我时常在想,无论重庆还是成都,为什么会对我们的改变如此之大?重庆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,让曾经的老大变成了现在的老大?

著名诗人梁平在他的长诗《水经新注·嘉陵江》中“南充”一节开篇写道:“这里有嘉陵江最好的身段。”其实,我倒觉得,重庆有长江最好的身段,只是身为重庆人的梁平可能为避免自夸之嫌而没有“举贤不避亲”地写出来吧。长江从宜宾途经泸州来到重庆,接纳北下的嘉陵江后,头也不回地向东北方向奔去,像极了书法大家们潇洒自如的挥毫,动感十足,笔力遒劲,充满阳刚之气。这样的江养活的人,怎能不带有其与生俱来的刚毅性格?怎能不在此生养的人受到浸染?

重庆出门就爬坡上坎,建筑也颇具特色。我一个朋友曾讲过他第一次

去重庆出差的经历。他进了入住宾馆的电梯,按了所在楼层键,却惊觉电梯在往下运行。后来他才知道,这栋大楼靠山而建,宾馆的大堂设在大楼的中层位置。对长年在成都平原生活的人来说,这是无法想象的。更让全国人民都感到稀奇的是,前几年火爆全网的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站穿楼的网红景点,如今已是旅游重庆必去打卡的网红景点。因势利导、敢作敢为的城市建设,何尝不是重庆人骨子里开拓创新的精神所致。

重庆还是一座英雄的城。合川籍诗人赵晓梦在其1300行长诗《钓鱼城》一书封面上写的那句“用石头钓鱼的城”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钓鱼城,一座小小的山城,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,不畏惧、不放弃、不屈服,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胆略。抗战时期的战时首都,遭受日机轮番轰炸,仍在世界民族

之林屹立不倒,这又是何等的气节和精神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我很想深入重庆,去那些我想去的地方好好探究一番。事实上,我是到过重庆一次的,是老大结婚那年。老大在重庆摸爬滚打多年,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,并千挑万选找到了意中人。我回老家接上父母后,靠着导航到老大家时,已是晚上,第二天参加完婚礼,就匆匆赶回成都,完全没有时间游览重庆。

后来,成渝高铁开通,交通更为便捷,老大多次邀请我去重庆做客,很多在重庆的朋友也热情相邀。但俗务缠身,加上女儿学业繁重,要做好后勤工作。当然,这些或许都是借口,李白都能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,更何况这成渝高铁最快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。但在内心深处,我是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,能被浸润在重庆里,慢慢品味、品读、品析。

今年,老大搬进了别墅,更是希望能带家人去小住几天。我想,是时候让我与重庆来一次亲密接触了,不如就在这个春节吧!

(作者系四川日报社高级编辑)

我们的『双城记』

花冠锦官城,巴山夜雨时。川渝两地,血脉相通,同气连枝。

2023年,重庆以召开“新春第一会”为标志,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市委“一号工程”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,吹响了全市域融入、全方位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冲锋号角。

这一年,成渝之间往来更密切、合作更深入、情感更浓烈。值此岁末之际,我们约请了四位分别工作生活在两地的作者,用涓涓文字,写下他们关于双城的记忆和印象。

——编者

□汪渔

行走400米,不过几分钟的事。

成都井巷子,有面文化墙,全长就是400米。只此400米,你便穿过了几千年历史,跨越了数百年成都。

承载这数千年文化的,是一块一块完整或者残缺的旧砖。

这些旧砖,被砌成城墙、墙壁、门、碑、台、道……既是载体,又是物证,还是符号和象征。时间河流里的秦风汉关以至于近现代成都的风吹草动,一颦一笑,都被凝固在此,一俟有缘人到,它们便可返青或是昨日重现。

岁月无声。但岁月会有记忆。

“秦砖汉瓦”,会记住一切。

井巷子,年代最早的砖就是秦砖。

推想这里的秦砖,一定会记得曾经的荣耀。它的同侪,居功甚伟,不但垒砌出“覆压三百余里”的阿房宫,还筑就了“延袤万余里”的万里长城。

汉代以降,画像砖不断创作产生。

这使得我们今天漫步于井巷子,能够亲眼目睹不停叹服墙体上的精美砖雕和壁画。古人的世界,一幅幅一帧帧连环画般复活在我们眼前:神话、传说、建筑、车马、狩猎、桑园、探矿、盐井、市集、乐舞、杂技……现实中有的,砖上都有。现实中没有的,砖上也有。

悠悠岁月,斑驳时光,秦、汉、唐、明、清……一路流淌,一地汪洋。独有这一街砖墙,于长河中千淘万漉,博观约取,经镶嵌垒砌,以细节复盘历史,将抽象变成具象,让岁月的回响和血脉的气息,弥散充盈于市井街巷。

并不是所有砖上都有雕刻和图画,更多的砖面只留下了一片灰白。

也许灰白,才是世界和历史的本真。祖先创造的色彩美学,无非一黑一白。这种渗入骨髓的灰白,是遗传的密码,水洗不掉刀凿不掉,历久弥新。

想起观演《只此青绿》。它以舞台还原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春天冬天,晴天雨天,白天黑夜,赤橙黄绿青蓝紫,阅尽万般斑斓,然而万宗归一,千里江山,只此青绿。越是只此青绿,越是恢宏。越是只此青绿,越是震撼。表演结束,数千观众立而不去,掌声经久不息,台上大幕一遍遍落下又一遍遍开启,演员不得不一次次谢幕返场。

井巷子,没有掌声。但有一墙灰白。只此灰白。

二

凝视这面砖墙,会忍不住抚摸这些砖块。历史的音容与温度,前人的斑斑皱纹或是殷殷笑意,会沿着指尖抵达心头。

井巷子还叫如意胡同或是明德胡同的时候,它的两个邻居——宽巷子、窄巷

子分别叫兴仁胡同、太平胡同。那些老成都人,从名字上就能一眼辨出此仁“非我族类”。

“胡同”是北方的叫法。它能很快让人想到四合院,想到提笼架鸟、逗猫逗草,想到窝头、萝卜、熬白菜……

成都街头钻出来的这三条胡同,正是在康熙五十七年(公元1718年),平定准葛尔之乱后,为驻守成都的千余兵丁所建。这就顺势将北方胡同带入了成都。

满蒙八旗的提笼架鸟与天府之国的温情悠闲不期而遇,想必双方俱是会心一笑,一个拱手一个作揖,互道一声“幸会幸会久仰久仰”。

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,打掉了清朝总督赵尔丰手中的政权,也打垮了三条胡同的围墙。民国的显贵、富商由此进入胡同,开辟公馆,建设民宅,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为胡同注入了新时尚。

此间“胡同”改名为“巷子”。八旗后裔、达官贵人、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,在巷子里迎面相逢或是擦肩而过,丰满了历史的背影,丰富了历史的表情。

所有的身影都会在浩荡长卷中墨飞色化,所有的情节都会在前浪后浪中动静复静而复动。

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随着人民新政权的到来,大量的普通市民不断迁入,房产的自由买卖进一步加速了居民的迭代变化。

这个时段的井巷子,一定很市井,一定很成都。

细雨成都路,微尘护落花。入暮旋收市,凌晨即品茶。我相信文化墙上的黑白老照片,也是记录的这个时段。它们复原了中国式的院落梦想,也复原了成都式的生活梦想,每一帧都是人间烟火,每一帧都是诗情画意,每一帧都让人热泪盈眶。

三

生活的井巷子已渐行渐远。文化的井巷子正朝气蓬勃。

这些年,成都持续打造“宽窄巷子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,井巷子作为其中典型成员,主要功能变成“旅游景区”,年均接受4000万游客造访。

犹如因“井”而名一样,只要巷口的古井还在,井边意为“北方八旗军不习惯吃河水,驻军凿井而饮”的碑刻说明还在,井巷子依然是井巷子,井巷子的磁场依然是井巷子的磁场。

秦砖、汉砖、宋砖时代的后人,如果他们到了这里,停下来,静下来,面对这块砖,触一触,想一想,就会觉察到先人的体温、眼泪、笑脸和身念。如果他是清砖时代的后人,他身感受到前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,一块想开口说话的砖,代表了游子的乡愁和思念。这里的每一块砖,浸透了岁月的痕迹,记录了山河的流转,见证了时代的变迁,有资格代表一种文化、一叠历史、一段记忆。

全长千余米的井巷子当然不仅只有文化墙。它在不停拓展新项目,不停开启新时代。

在成都最经典的悠长巷子里,日子每天都是新的。在这里,看见历史光影缓缓移动,看见天空大地均匀呼吸,看见日月星辰徐徐升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)

□李燕燕

我自小长大的地方,是成都北郊的一个老厂。来自荆竹村的一条约莫十米宽的沟渠自老厂跟前流过,厂区与沟渠之间,便自然而然形成一条狭窄的街——一边靠着墙,一边临着渠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周遭的村民挑着自家地里种的鲜菜、池塘里养的鱼、田里摸到的黄鳝田螺,到这条街来摆摊叫卖,经年累月便有了一个菜市场。这极大地便利了老厂里数千名职工及家属。20年前,若我的母亲拿个帆布口袋出门,有熟人见着,就会打招呼:“哎,老徐,出门啊?”“是呀,去趟厂门口。我家女子要回来了。”“厂门口”就代表着菜市,这已形成了共识。

20年前,我刚调到重庆工作。那时的成渝交通不算便利,坐大巴走高速需要四个半小时,所以,我只能在小长假和寒暑假时回家。清早出发,坐在闷闷的车里,微微眯眼看窗外的风景,从群山连绵、隧道不断到丘陵起伏,再到一马平川,终于回家了。

到厂门口已是下午两点过,正碰见母亲在档口的王姨那里买菜。王姨是荆竹村村民,很早就开始在厂门口摆摊。她一身洁净衣服,脸上随时带笑,更重要的是,她的菜新鲜又便宜。多年来,我母亲一直是她的老主顾。

王姨眼尖,一下子看见背大包提小袋的我。“呀,你家燕子回来了!”母亲嗔怪着说:“每次都提那么多东西回家,这里什么都买得到!”王姨三岁的小孙子把正在吃的棒棒糖伸过来:

□杨献平

沾衣细雨之中,我于夜间到达。此前真不知,重庆还有个渡口。其位于重庆西南,与川东、贵州接壤。

次日清晨,雨歇。入冬的大渡口区,尽管于楼宇林立之间,植被仍然丰茂,翠绿清爽于路边及远处的小区或者空地,其中还有艳丽之花,如黄菊花、山茶花者众。行约1小时,方才见城郊镇与起伏之山,不由感慨大渡口区之大,同时联想并感喟大地的包容之德,人在天地之间被生养与自我繁衍的奇迹。

至三峰公司。人类城市生活总免不了产生垃圾,文明的发展过程中,总附带了诸多的副产品或者废物,如何处理它们,由无用而大用,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三峰公司所做的,便是将每天产出的诸多垃圾转化成电能。在其中参观时候,巨大的机组陈列,自动化的分类、投放与再生产与再利用,工序严谨、确切且充满了科技感,这使得我内心当中,忽然有一种感激之情。

垃圾渗滤液当中含有大量难以降解的有机物,寻常的填埋与处理方式显然不足以降解。由此进行的各种科技探索与研究行为,只要有利于我们的生态环境,都应当给予期盼与感激。垃圾的再利用,转换成一种新能源,这无疑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。这种相得益彰在今天愈来愈重要。

厂门口

“阿姨吃,阿姨吃!”王姨抚着他的小脑袋:“不要把吃过的给阿姨,要给给你口袋里的。”小家伙摸着衣袋,一副舍不得的模样,我们都被他逗笑了。工作的烦恼,旅行的疲劳,一瞬间烟消云散。

11年前,城市化的步伐在重庆不断加快,原本荒凉的郊区渐渐被住宅小区、商圈和绿化带所覆盖。母亲常常坐两个多小时的动车来看我,渐渐老去的她,总是在乘电梯时感叹:“现在什么都方便,就是成都的老房子爬楼不安逸。”

老厂早已改制重组,家属区的人们纷纷离开愈加清冷落寞的成都北郊。本想把母亲接来同住,可她到底不习惯山城的爬坡上坎和炎热夏季。于是,我计划着帮父母在成都另换一个电梯房,这时却突然得知一个官方消息:成都“北改”工程年内启动,北改项目约360个,总计3300亿元,旧城改造项目14个,总计472.07亿元。老厂及周围的“城中村”都在“北改”的项目规划中。未来的北郊,将是一片“城市花园”。

“北改”轰轰烈烈进行。年迈的父母终于要搬家了,离开他们曾工作了半辈子的地方——我也曾在那里慢慢长大。未来,老厂的职工和家属,荆竹村等地的村民,都将移居到城北的一大片新兴小区。父母的新居是电梯高层,小区里有花园、树林和喷水池。

搬家前的一天,我专程赶回成都帮忙,也最后一次陪着母亲到厂门口买菜。那个已经自发形成30年的菜市场,随着搬迁推进,摊位已经寥寥无几,但王姨还在档口。

她照例把最新鲜的蔬菜挑出来卖给我们:“过几天我也收摊了。以后我会在新小区那边租门面开店,咱们还在一处,往后继续关照哟!对了,卖肉的老陈,卖鱼卖鸡鸭的老李,将来都有一条街呢!”“是呀,树挪死,人挪活,搬到新地方就有新气象。我之前去看过,菜店超市就在楼底下,方便得很!”母亲说。

2023年初夏,我斜挎着一个轻巧的包,坐一个多小时的高铁,从重庆回到成都。这几年,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下,高铁交通的便利,让两地人们互通更加频繁。曾经落魄的北郊在“北改”之后焕发出新的生机,许多重庆人在这里经商做生意,遍街可见“重庆老火锅”“重庆小面”“重庆烧鸡公”。也有很多成都人工作在重庆,周末不回成都。对我来说,曾经浓郁得化不开的乡愁,已经融化到双城互动的每一个细节里。

在成都,我常常一大早散步走到原先的“厂门口”。这里已经是一个狭长的街角花园,刚绽放的月季挂着露珠,鸟儿在枝头欢叫,我恍然间想起幼时跟着大人来菜场的喜悦——从作业的包围中脱身,说不定还会得到一条泥鳅或者一只蚌,好玩。从街角花园往回走,或许会遇上正在社区菜市场收拾新进果蔬的王姨,还有她那在一旁忙着搬运鲜活小龙虾的孙子——小伙正在读研,闲暇时总来婆婆这里帮忙。

“燕子,带点姜回去,这个季节的姜呀,泡坛子炒肉丝都好吃。常言道,冬吃萝卜夏吃姜!”

“好呀!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)

大渡口略记

再去金鳌山,大雾锁天地,山路弯弯曲曲,近距离看到的村舍民居,一派崭新。村子大都由各种楼房构成,街道筒朴干净。

站在山上,俯瞰如带长江,在大渡口区弯绕与坦荡,平缓之中似可听激流暗涛,水流之间可嗅青藏高原之积雨气息。山上梯田纵横,层次分明、土质肥沃,所种作物多样,以水稻、玉米为主,其中的青菜,在初冬的大地上,显得格外清幽翠绿,体现着植物生长的悦人姿态。

当地朋友介绍说,金鳌山一带的乡村,以金鳌寺、状元井等文旅与有机蔬菜、水果产业为依托,又新建了诸多的农家乐与新兴的休闲、食宿项目。

站在山顶之上,只见四面苍茫,长江两岸,村舍密集、祥和安静,有机种植、养殖等场地赫然其中。呼吸之间,我明显觉得,雾气中的水珠可触可闻,面对大江,忍不住喊自己的名字,嘴巴开合之间,似乎能感觉到一种天地之间的灵气与静气,到处的柑橘已然成熟,犹如一口口黄金钟锤,悬挂在金鳌山上下。

傍晚时分,去了中华美德公园。此处幽静,于闹市之间,俨然清心养性之所。“仁义礼智信”之传统美德,显然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,这“五常”之道,现在仍不过时。在这里,不由想起历史上诸多的圣者和贤者,大者和达者,是他们,构成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文化内涵与表征。正在感

喟之间,忽有轨道交通穿过,那声音,犹如火车,但比火车轻盈,还带着些许难以觉察的诗意。

和朋友们一起穿过公园的时候,垂柳环护微波湖泊,涟漪拾捡华灯颗粒。岸边的川剧馆、琴台、咖啡店等依次排列。斯时,人们在其中散步,老幼徜徉,还有离红发碧眼的外国人。恍然觉得,东与西在此并列,新与旧欣然同台,最美好的情景,莫过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助与和谐。空中鸟鸣清脆、亮丽、婉转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夜间的大渡口,再度小雨,凉风之中,灯火灿烂,山城之妖娆,在江水之上,愈发显得丰沛与灵动。

倒是离开时候,明日升空,彻照天地,草木叶子上闪着露珠的光芒,与我来时形成鲜明区别,就像我和大渡口,此前相互认不得,偶然的相遇,却瞬间熟悉,且渐渐生出者多温情与好感来。

看着接连后退的大渡口乃至整个重庆,有一种舍不得或者热爱的情感,在内心缓缓升腾。好在,成渝之间,最长也不过两个小时的距离,更何况,在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上,巴蜀从来同气连枝。而且,我也深知,巴蜀之于整个西南乃至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关系,从来一衣带水,须臾不分。

(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)

投稿邮箱:kjwztz@163.com